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湯 涵公瑾叅閱

劉帶川邊防議

議

劉 燾

撫賞 三衛撫賞

嘗謂犬羊之性不可以理馴。撫賞之例不可為上策。夫薊鎮既以屬夷為藩籬。則知撫賞之不可廢也。撫

賞既不可廢，則知撫賞之不可濫也。夫祖宗立法，撫賞有時，撫待有地，自薊鎮言之，喜峯口其貢路也。每年聖旦年節，二次來朝，當其入貢之期，驗放者三百人，而諸夷雲集口外，不下三五千，各設酒席，以撫賞之，分別尊卑，其賞有差，撫鎮在上，諸夷列下，宣布朝廷恩威，宴賞已畢，其貢者貢，散者散，此撫賞例也。各口原無撫賞之例，而各口之撫賞者，弊也。非例也。蓋將領欲遂其科斂之私，而當事者又中其恐嚇之計，此撫賞之所以通行也。凡巡撫初臨地方。

虜情未必盡悉也。各口提調等官。即行申請。本口見有屬夷若干。叩關求賞。要行作反。乞請明示。而當事者恐有疎虞。不敢不爲之准行。及至批文到手。又行

申稱。欲行撫賞。原無銀兩。合無軍糧內量爲扣派。而

虜日益驕

制軍題 虜兵日益驕

當事者別無區處。不得不爲之准行。既准行之後。其弊可勝言哉。此各口撫賞起例之由也。相沿以來。科歛愈巧。滋弊愈深。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不然。衆口鑠金。少有不虞。皆歸咎於不賞之過也。時事嚴明。孰敢獨執其咎。後來漸置官簿。立爲常典。其失愈遠。

救藥尤難。邇來又奏請官銀二萬餘兩。以為撫賞之用。是蓋益之以二萬也。立法至此。極之弊也。何也。各口撫賞者。弊也。或科歛之多者。被人告發。坐贓間罪。蓋以各口無撫賞之例。在昔也。禁之而猶長奸。今則倚例為奸。後將曷極。各口既該撫賞。則處處皆喜峯口矣。諸口既開。不知將來果能塞乎否乎。夫夷人既知發銀以行賞。在彼以為應得。平日不來者亦來。昔邊之妄。傳。傍。中。三。語。即。行。計。賞。大。者。金。幣。下。者。米。麵。之。之佳牧者遠。今之佳牧者近。引類呼朋。是以撫賞為聚寇之地耳。假如春夏二季。二萬之銀已盡。各夷之

賞最為煩雜。蓋以夷種各別。增減無準耳。數十。衆。臨。

邊之妄。傳。傍。中。三。語。即。行。計。賞。大。者。金。幣。下。者。米。麵。之。屬。此。如。悍。丐。焉。不。棟。樑。而。前。其。肯。選。乎。

三衛極

欲不滿而作歹之言猶昔時當防秋戒嚴乘勢恐說再行奏請銀兩以撫賞乎抑將照前科索以撫賞乎至此吾不能爲謀也。就使二萬銀兩果足一年之用夷無反側之心不知北虜之來在彼果能禦之乎抑將遁之乎。各夷雖不爲虜鄉道則竊者乘機以掠富者捲幕而遁不知能爲吾出力否乎。將欲借彼哨探不過倡爲北虜聲勢反中挾求之私不知邇來之報果實乎詐乎。至此則以二萬官銀又置之無用之地耳。地方利弊曷敢盡言看得本鎮相襲撫賞之弊不

可救也。各口撫賞之例不可開也。查照舊規。隨機應變。順則撫之。逆則逐之。不恃撫賞以自弱。不幸邊功以自私。陽順陰逆。虜之情也。制禦羈縻。我之法也。若專以撫賞爲奇策。則薊鎮可以省養軍之費也。不然。又費糧以養軍。又費銀以撫夷。恐中國之財力不應如是之耗也。吁。養軍不能戰。則其扣糧以撫夷也。亦宜。雖然。三衛之夷。固以撫賞爲利于中國。而中國假撫賞以利于夷者。亦衆矣。後日成撫夷之功者。吾不敢與焉。

修邊

薊鎮修邊

嘗聞長城之設古爲無策我朝祖宗以來未聞有修邊之事而亦未聞有胡虜之強夫何數年以來修築益急而虜患益熾稽之宣大工完之後失事者屢矣是果墻之不恃耶宣大之墻不足恃則薊鎮之墻不可修薊鎮之墻不可缺則宣大之墻不可棄也今宣大已成之墻棄而不守薊鎮未修之邊從而創築恐不暇不爲宣大詳請自薊鎮論之可乎夫薊鎮東至山海西抵居庸延袤二千三百七十餘里今十區



所議工程二萬九千五十八丈。以步而筭之。止有七萬九百一十六步。每三百六十步為一里。止得二百餘里。盡數通完。未得十分之一。則各區無墻者。尚二千餘里矣。縱使修完。每步一軍。則已用八萬之衆。沿墻列守。亦未得十分之一。則各區未守者。尚有二千

鎮通近京邑邊牆不可

餘里矣。中間險夷異勢。所修者固為極衝。而不修之不修然自有牆以來夷處無邊軍士據牆以禦固者絕少非出塞之地擊則入口截殺耳固知選牆不可不地尚有衝於原議之外者亦多矣。該鎮所恃者不在於內口墻垣之險。而在於外口重山之險。萬一屬夷修而亦不可恃也。勾引而來。跋涉千里。登越萬山。及至關下。中國繁庶。

已。在。目。中。一。線。之。牆。豈。肯。空。回。况。平。地。視。牆。牆。固。爲。險。以。山。視。牆。則。牆。亦。失。其。險。矣。而。况。二。千。餘。里。未。必。盡。皆。有。牆。者。乎。牆。雖。可。恃。軍。數。不。足。而。况。未。必。盡。皆。有。兵。者。乎。縱。使。有。兵。以。守。牆。况。山。勢。原。非。平。漫。則。山。高。而。牆。卑。仰。面。而。受。敵。者。亦。多。矣。夫。修。邊。以。防。零。寇。可。也。恃。之。以。禦。大。舉。不。可。也。爲。今。之。計。抑。爲。省。修。牆。之。力。以。行。操。省。修。牆。之。費。以。行。賞。操。久。而。藝。精。賞。明。而。衆。勸。與。其。疲。勞。於。泥。木。之。中。孰。若。馳。驅。於。金。鼓。之。下。免。其。擡。土。運。石。之。苦。而。付。之。以。彎。弓。馳。馬。之。事。其。

轉移之機甚易，而操演之勞亦將不以爲苦矣。今也春夏專於修牆，而氣力精神消磨已盡，防秋之時聚而爲兵，不知孰爲行伍，孰爲號令。且氣竭而力疲，藝生而膽怯，是故鼓之不進，金之不退，自守且不能支，而望其迎鋒以遏虜乎？苟能罷修邊之議，不必推牛享土而力可全也，不待投石超距而氣可鼓也，驅之以戰可勝也，限之以守可固也，至是則有牆可也，無牆亦可也。愚故曰修牆不如蓄銳。

擺邊

新鎮操邊

夫擺邊所以防秋也。畫地而分之，沿牆而守之，孰不以爲奇策也。若不量其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夷，分布無方，調集尤難。是以千里之牆，爲誘軍之地耳。及查我朝邊防，花馬池之邊，平地設牆，內蔽寧固。此可守而可擺者也。至於宣大，則設牆於山，其地利又不同也。愚不暇爲他鎮詳請，自薊鎮論之可乎。夫薊鎮之邊，二千三百餘里，飛報者旬日之外，尚不能到。百里一營，已用二十三營。一營不過三千，則大舉之來，動稱數萬。我散而守，彼聚而攻。雖稱十萬之衆，當鋒

不過三千人。一營失守則二十二營俱爲無用之兵。十里潰防則二千餘里盡爲難守之地。地遠而兵微。應援而難至。當倉卒應變之時。而取救於千里之外。急之則人馬疲勞而不能行。緩之則延捱道路而不得用。不惟邊防失守。並其戰而忘之矣。不惟失戰。並其兵而隱之矣。此胡馬所以視如無人之境。長驅深入。勢所不免。夫擺邊以別信地。可也。恃之以挫賊鋒。未可也。爲今之計。亦惟聚擺邊之兵以合戰耳。至於劉公孫游之才故每每主議分兵把截於口隘之間。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

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皆兵家所忌。恐非清塞之策。愚故曰擺邊不如合戰。

戰守

此為宣大三關言也

戰守札宜

戰守者、兵家之常道也。各鎮之兵、隨機以剪其零寇者、其方畧難以預設、而遇大舉之來、謀猷不可以不素定。使弊仍因乎昔年勝難決於今日、為目前之計、莫若以關守為根本、以鎮兵為枝幹。關主於守、鎮主於戰。不然則關鎮之勢不分、而戰守之機未定。泛然而戰、泛然而守、約會無期、則戰攻不齊、巧為退避者、

無所稽紀。而勇於當先者何所懲勸。誤以孤兵以犯敵衝。雖稱十萬之衆。當鋒者不過一二千人。其何克敵致勝。以成全功耶。少有不虞。則傳報者不以爲衆。寡之勢殊。則以爲強弱之形異。不以爲進止之令疎。則以爲應援之不至。此三軍之所以懾氣。莫敢以當先。胡虜之所以長驅以深入。復以一二營之兵以繼其後。心存怖怯。形當奔走。且退避之狀。萬端其不見笑於夷者。幾希。此胡虜之所以不以戰兵爲敵。而以入關爲計。長驅墻下。冒險爭先。稍有斥堠不明。飛報

不速、救援不繼、一谿開而萬谿解。事勢至此、將謂之戰乎。將謂之守乎。茲欲建長勝之策、必先明分布之條。假如大同之兵幾萬、迤爲幾營、分布某處、宣府之兵幾萬、連爲幾營、分布某處、諸鎮調集之兵幾營、分布某處、俱各相地利、依水草、逸以待之、悉聽軍門號令、爲進止之期、倘或胡虜仍前驕悍、大舉而南、臨時決機取勝、有三策焉、必也諭曉諸營之兵、各守信地、堅壁勿戰、不使賊觀我虛實、亦不許假分營捕捉之名、人自爲戰之計、以遂各官之趨避、亦不許聽輕浮



妄動之人。失衆寡成敗之機。以損各營之先聲。關上之兵。連營分守。况大舉之入有時。而長驅之路有數。哨報於結聚之先。察其向往之真。然後相機而動。密傳號令。使諸營之兵。各量地里遠近。以爲先後之期。約定信時。分定信地。此蓋欲戰之兵。示之以弱。以圖勝。而後戰。不可戰時。以求勝也。各關之兵。亦約定日時。張設旗幟。四出疑兵。此蓋不戰之兵。示之以強。使虜自狐疑。攻守莫測。當此時也。聲言欲戰。猶且含威。彼雖未受四面之敵。已見十面之伏。蠢爾醜虜。獨無

畏心則晝必連營。不敢四散以擄掠。夜必帶甲。各攢隊以隄防。在彼已任其勞矣。况裹糧以進。大約不過十日之資。意以僥倖入關。資食於我。關守已固。則進不能前。復以大軍以繼其尾。則退不能後。進退旣窮。勢必求歸。然後量吾之兵力氣勢。果倍於賊。則絕彼歸路。晝則相持不戰。使彼自困。夜則火砲驚擾。使彼自勞。機有可乘。諸營並進。則繫單于之頸。在此一舉。大戰大勝之功。勒石于恒山也。亦宜其次。量吾之力。不足以成前功。醜虜自知其危。以求夜遁。使仍前堅。

守圍師必缺。兵家所忌。則因勢應變。據吾險阻。留彼歸路。設伏兵以獵其傍。用精騎以擊其後。乘歸而逐。出邊而止。是雖斬獲不多。而大戰大勝之名在我。此又其一也。萬一醜虜恃彼驕悍。憤恨一戰。堅壁以待。與之相持。使速戰不得。奪彼銳氣。不得已而見於兵革之間。吾則以數十萬之衆。併力而前。胡虜雖強。未免互有勝負。必不敢冒險以攻關守。是故雌雄未決。而勇戰之名不虧。枝幹少剪。而根本之地不搖。彼旣擄掠不得。則糗糧不備。糗糧不備。則歸心必速。歸心

必速。則部伍不屬。刻勝而追逐之。孰敢後歟。以當吾之鋒。其挫彼之氣。伸吾之威。此又其一也。百年廢墜。卒變于一時。以其時考之。蓋亦汲汲矣。

戰守

此爲蘊  
鑰言也

戰守方略

嘗謂善戰之兵。貴精而不貴多。能戰之將。闢智而不闢力。况胡虜馬弓之長。難與爭鋒。而中國不練之兵。難以却敵。必須分主客。以定勞逸。察聚散。以決攻守。或者大舉之鋒。可挫也。何也。假如有五萬之衆。分爲五營。左右中前後。每營各一萬員名。則營地科方。每

一營可以占三里。內留閑地二里。一營可以占五里。五營可以得二十五里矣。哨報于未入之先。設伏于必入之路。胡虜雖強。亦必見利而進。我軍雖弱。固不能直擣以衝彼之鋒。而大軍對壘。在彼亦豈敢四散以掠吾之地乎。况客兵利于速戰。重地無掠。彼必挑而後掠。大軍在望。彼不敢分此確形也。戰以覘我之虛實。必吾之人馬潰遁。而後彼之擄掠可施也。吾則設立營壘。堅壁以待。夫吾不戰而糧可繼也。彼不掠則食不足。食不足則勢必遁。尚敢為吾之相持乎。萬一輕我。三軍縱兵以掠。吾則擡營而往。

擡營之時。

最易出矣非倚於陣者不能無也

約行數里，依險而駐，彼知吾戰乎？知我守乎？將歛兵備我之不暇，何必貪捕零騎以遂彼誘軍之謀哉？將以爲誘定我軍，分兵以掠，則三千之營可誘也；而二十五里皆兵，一望無際，將誘吾之首乎？誘吾之尾乎？用少恐不能誘我之衆，用衆又分彼擄掠之勢，况酋長不一，利歸各主，裨將誰爲誘乎？裨將誰爲掠乎？設使合謀同志，則一半誘我，一半掠我，當此分兵力弱之時，乘其晝夜不備之際，晝則驚之以旗鼓，夜則撓之以砲火，使掠我者不敢遠去，而誘我者不敢解甲。

至此則主客兵之勢勞逸之形孰爲鈍乎孰爲利乎。于是而後施吾攻守之術亦未盡爲無策者矣。縱使吾不能攻則一日之掠不足以供一日之食安得持久而不返乎。當其旣歸之時乘首尾不顧之處而兵家之勝又不可以先傳者在我雖無斬獲之功在彼亦失擄掠之志在我雖無戰勝之勇在彼亦驟入寇之心。是何也。夷狄之所志者擄掠也無利而返則志怠而心墮因其所志而筭之而虜可擒也。

操練

練兵賞罰

操練者強兵之本也。但操練有時。賞罰有節。匪時則怨起。匪節則財費。起怨不可也。費財亦不可也。何爲時。春入伍而夏散之。秋入伍而冬散之。因寒暑節勞佚。時之謂也。遇該操之期。操三歇五。又時中之時也。以時而操。雖不賞無怨也。此例也。相襲已久。三軍率以爲常者也。其間風雨破調。而一年之操能幾何哉。是故步伍不齊。技藝不精。而兵日益就弱矣。欲以常例而應今日之變。但恐緩不及事。故曰時可違也。或曰。違時以起怨。怨何以弭之。亦曰。誘之以利耳。夫旣



誘之以利。則有限之財。恐不足以悅人人之心。亦曰有節故耳。何謂節。因之以時。別之以等。時有應否。等有上下。時過該操。不賞亦可也。人列下等。不賞亦可也。減時中之賞。以賞不時之賞。取下等之賞。以賞上等之賞。節之謂也。至於臨賞之時。酌量重輕。又節中之節也。賞之有節。雖少人感也。何以感人。亦惟立法以別等耳。等何以別。其於應操之期。又遇該操之日。不過照常安營。使知金鼓旗號之節。務使前後應摩左右合式。步伍亂者有罰。無賞。蓋欲減春秋之費。以

爲夏冬之賞也。欲分等第於該操之日。則軍衆而難

遍。安得藝藝而較之。人人而閱之。必于三操之後。歇

指之非分。練無以精。故非合練。

五之時。口較一藝。先之以火器。或百步。或二百步。安

無以成陣。

立排把中者賞之。不中者勿論。各因遠近多寡。其實

有差。次之以弓弩。或馬。或步。立法如前。賞亦如之。次

之以長鎗。次之以大刀。或馬。或步。立法如前。賞亦如

之。第四日。令各安逸。以備次日演習營陣。行之三月

之內。則人力之強弱。技藝之生熟。將無不知。兵者也。

金鼓之鳴止。旗幟之分合。兵無不知。將者也。其間別

爲等第。使之如何而攻。如何而守。進有所往。退有所據。然後可以言行伍矣。如是而兵不強者。未之有也。不然。安於常例。恐非應變之謀。混於行賞。恐有不給之患。至於撫恤軍士。激勸人心。又在爲將者何如耳。

哨報

優恒墩軍夜役

哨探者三軍所恃以進止者也。惟哨探不明。是故進止失律。惟賞罰無章。是故哨探不明也。今之夷夏異俗。若於間諜之難行。所恃以進止者有二。一曰墩軍。一曰夜不收。墩軍明烽火之堠。夜不收得遠哨之情。

烽堠有柴堆。有火炮。有旗幟。大舉之來。其號何如。零

軍中法禁妄報故守堠之軍每

騎之來。其號何如。烟起於百里之外。砲響於塞外之

伏賊過率烽以至守禦不及此亦法之當變者

墩。旗展於墩臺之上。相傳而下。可以得虜情於未戰

之先矣。但墩軍之弊。難以悉舉。何也。上受其賄而下

買其閑也。墩軍月糧二石。其優恤者。不爲不至矣。但

軍無入家之糧。是以墩無可守之軍。自其科歛之弊

言之。有曰火把錢。有曰坐月錢。有曰空閑錢。有曰節

禮錢。各項名色。計出千般。此錢一缺。則查點行焉。查

點不到。則細打行焉。是故軍用。朝廷之錢糧。給前

項之科斂。辦納不缺。雖不上墩亦可也。辦納不全。雖在墩猶罰焉。軍士借官糧以逸其身。下官假公事以遂其欲。是以每墩或七人或五人。雖有食糧之數。實無在墩之軍。而全墩俱無者亦多矣。是故烽火之明。墩軍有不可以爲恃者也。夜不收有遠哨者。有長哨者。有傳報者。得虜情於塞外。傳機密於軍中。其衆寡之勢。進退之機。住牧之地。曉行夜宿。探至營帳而返。可以得虜情於未戰之先矣。但夜不收之情。難以備言。上無以厚其下。下無以報其上。也。何也。今之夜不

收。出哨百里之外。不幸遇賊而歿。其苦不爲不至矣。

下未聞其奏報之章。上不見優恤之典。其間深入虜

地。得虛實之情。知多少之數。約三軍而進之。斬獲雖

多。及至論功行賞之下。而夜不收之功何在焉。巧爲

退避。信口虛傳。萬一失事而夜不收之罪何在焉。功

罪不明。何苦以自求自敗也耶。其哨報之的。夜不收

有不可以爲恃者矣。茲欲烽堠之明。必先革其科歛

之弊。欲傳報之真。必先究其成敗之情。斬獲若干。而

論哨探者一級之功。敗亡若干。而論哨探者失律之

罪明之以功罪。厚之以優恤。而虜情不得。未之有也。自今觀之。間諜不得見得見。哨探斯可矣。

器械

弓矢

古人謂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今日軍中之器械。有火器。有弓弩。有鎗刀。劔戟。邇來南方有鼻嘴致勝。北邊有悶棍破敵之說。是皆好事之虛談。原非對壘之實跡。請悉數之以觀其用可乎。且諸器之中。莫強於火器。火器之制。莫備於大同。有將軍碗口。虎尾連珠。飛砲。神鎗之制。大者可以運子數斤。發三五里之

外。小者可以運子數十。發三五百步之外。連年胡虜之內犯而竟無收功者。何也。殊不知陣前之用。利莫利於火器。鈍莫鈍於火器。能遠而不能近。能守而不能攻。故也。且火器之爲制也。迅如雷霆。疾如閃電。利莫利焉者也。必須有火線。火繩。火藥。火袋。鑄屑。砲子。諸器俱備。而後所長得逞。或者天時之陰雨。風氣之拂逆。徒有負載之勞。俱置之於無用之地。則鈍莫鈍焉者也。三五百步之外。固可以傷人。使敵入百步之太遠有虛發內。則點火不及。當人馬縱橫之時。則開放不便。欲持之憂太近。有不及之患。然非火器之無益。恃火器而



此以攻敵。亦勢之所未能也。故曰遠而不能近。守而不能攻耳。况鳥嘴之爲制也。鉛子無豈粒之大。連發無三出之強。在江南隔水徒步之戰。赤腹叢聚之倭。他器莫能或之先也。若恃此以馳騁於胡馬之中。亦未見其稱雄於諸器之中也。况火器乃軍中之一長兵耳。不可不備。亦不可專備者也。刀鎗劍戟。器非不利也。但能近而不能遠。虜人以騎射爲長技。馳馬於數步之外。即彎弓而射之。飛矢鳴鏑。其來如雨。鎗刀劍戟之法。雖妙以入神。豈能傷人於十步之外。諸器

乃軍中之一短兵耳。不可不恃。亦不可專恃者也。惟  
弓矢之爲藝也。遠可傷人于百步之外。近可傷人于  
數十步之內。能遠能近。能守能攻。不惟兼諸器之長。  
且其爲制也輕而便。學諸藝者亦可帶弓矢學弓矢。  
者亦可以兼諸藝。弓矢猶四書也。各藝猶五經也。五  
經則人有專業。而四書皆所通習者也。故曰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但其制辦也難。其操練也多。比較之下。  
諸藝得以僞爲。惟弓矢以鵠爲的。自有不容于僞者。  
矣。三軍不惟畏難而不習。而反以弓矢爲緩圖。故以

悶棍爲長技也。况棍輕傷人不中。棍重則力不能勝。縱使傷人。至青傷而止。未必盡能成人。而五兵之利。不中則已。入肉一寸。則人馬已透腹矣。除目前立斃之外。而回營之後。其瘡痍相繼而死者。尚未絕也。觀此則悶棍利乎。五兵利乎。吾之所以畏虜者。抑棍乎。抑弓矢乎。則知虜之所以畏者。抑弓矢乎。抑棍乎。蓋以悶棍之爲器也。賤而易辦。久而不朽。其該操也。試深得軍中精弊驗無方。點名先散。而學弓矢者。尚立鵠以聽比責。此悶棍之所以利於他器也。惟其盡知敵之害。不盡知

敵之利者也。非對壘於交鋒之下，決機於兩陣之間，孰能與於此。

書

上元老書

劄鎮虜報

照得劄鎮邇來邊報日急，不免貽憂內廷，竊料前項聲息，虛多實少。三衛夷人之言，未可盡憑。據七月二十七日伯顏帖忽思報稱：差我們十箇達子前往北虜頭兒省華家打聽，親眼見北虜頭兒把禿兒安灘等衆頭兒於七月二十日收拾人馬起身商量要往

冷口喜峯口地方上搶我差又哈連夜走了五日來門上報的知道等語。此虛報也。何也。殊不知省華即辛慶。安灘即俺答。辛慶即俺答之子。皆大同邊外賊也。由大同越宣府歷獨石迤北以至喜峯口。相去二千餘里。既說二十日。親見起營。豈有五日報到喜峯口之理。就使晝夜兼行。恐馬力不能及也。又說由冷口古北口喜峯口三路進兵。此尤不可信者。自古北口以達冷口。由腹裏平川徑路而行。六百餘里。口外重山疊嶺。周廻豈止千里。由古北口入者。已過十餘

口。而由冷口者。尚未達于關隘。不知先入者將待之乎。將掠之乎。抑將返之乎。此蓋三衛夷人欲說犯冷口而不犯古北。在我以冷口爲重。不免撫賞過多。而古北又在所輕矣。將以爲由古北不由冷口。在我以古北爲重。不免撫賞過多。而又以冷口爲輕矣。所以報稱三路進兵。使我處處皆仰求於彼。以遂其挾賞之心耳。况當入貢之夷在內。恐有別故。不得不虛張聲勢。以見彼堵截之力。以彰彼効順之心。以圖進貢諸夷完壁而歸耳。及查各邊傳報。亦未見賊由何處

聚結何日起營。何酋督率。徑犯何處。雖有走回人口之言。殊不知走回人口。三二年之內。尚不能省夷語。

而况以悉虜情。雖十數年者。畧知虜情。亦未必盡知

部落。其傳報之言。多係內地譯審者之過求在彼亦

即。落。有。不。能。先。知。者。因。解。之。言。彼。可。於。此。

隨口以虛應。必須大營已起。中國之人乘虛而逃。各

路走回人口數多。處處供報相同。方可為准。若以被

擄一二年之人。走回一二之言。而遂動徵兵之議者。

自勞也。喜峯冷口皆本道地方。喜峯口者。貢路也。口

外亦險。二衛夷人決不引領而來。以絕彼之貢例。而

况入貢之人。尚未返乎。冷口平漫衝要者也。所可恃者。不在於內口墻垣之險。而在於外口重山之險。離邊三五十里之外。無大水頭。冷口之水。自都山而發。峭者。至此以爲絕遠。舉目北望。萬山叢積。不知到于何處。方爲盡頭。及訪古大寧之地。傳者以爲往西北去。不知多遠。而屬夷住牧。對冷口一帶者。皆在都山之南。其傳報信息。亦自西路屬夷而來。至于北虜動靜。彼則茫然。度地審勢。設使數萬而來。憑何爲飲馬之區。豈能久渴以長驅乎。冷口雖爲衝要之邊。亦非



大舉入寇之路。但恐三衛夷人詐稱北虜。陽爲傳報之言。以遂彼陰掠之計。當此虛驚之時。三千之衆。亦可以橫行矣。東路再無別項兵馬。所恃者城堡完固。彼亦進無所逞。賊數不多。入寇不遠。歸期必速。或者不足以貽九重之憂。萬一北虜由此而來。聲勢必大。得報亦早。提備旣預收歛。必嚴。且彼之跋涉旣遠。而馬力亦勞。乘其晝夜不備之處。人馬飢渴之餘。而施吾攻守撓亂之術。况重地無掠三日之內。彼亦求歸之不暇。至于西下。以犯京師。敢保其必無也。且大

軍在西。聲勢頗重。既不敢由古北而入。則知其不敢由冷口而西。看得永平一帶地方不三五日之內。南達海岸。彼欲不歸。不可得也。度時審勢。大舉入寇之事。東路似乎少緩。况京軍路遠。及至到時。而賊已回矣。其臨時決機。本道再爲諸將圖之。

### 上元老書

虜報虛偽

本職于十一月初五日。隨提督軍門前赴密雲駐劄。看得傳報夷情。蓋以前日醜虜入寇。由哈哈赤把不孩伯顏頭兒地方出沒。適當朝貢之期。彼等自懷疑

畏假說黃毛達子怪他前日與南朝說信又說將他人口頭畜奪下送回如今要讐殺着他領往南搶等

語此蓋不過倡爲陽順之言以釋彼陰逆之罪兼以

軍中不許浪傳虜情法宜嚴禁

本地將領恐人馬擊散故爲傳播以致道路喧騰人心洶湧聲言欲搶通州夫虜至通州則謂之深入矣深入必大舉大舉必須聚兵宜大無聚結之處則知畿甸無長驅之事况此時歲屬隆冬寒雪盈尺水凍草枯四野俱清虜性雖悍非馬不能行胡馬雖強非草不能進而好奇說者以爲胡馬編草馱之而進不

知既掠之後彼亦馱草而歸既不馱草而歸豈能忍  
飢以飛越耶。此蓋宣大常談各邊借以爲口實耳。中  
間傳聞待河凍搶掠之說此尤不可信者何也。蓋以  
前日入寇滿載而歸。非因河而阻。東之薊州永平。南  
之涞水良鄉。孰非可往之地。何必俟于河凍以掠通  
州哉。此蓋出於好事者之一言。而當事者恐利害之  
切身。是故牢不可破也。本職揆之天時。度之地利。審  
之人事。今冬明春而大舉深入之事。諒或幸免。但熟  
夷不寧。而零騎竊發。虎張聲勢。未敢必其無也。

答司馬書

守河築堡

問潮河川濶狹各當何如爲守。前件潮河川殘元故道稱衝要者久矣。賊之來也由川而進。借水頭以安營。至於入境之時。未必由川口而進。况中間設有刺馬荆圍釘板。猱木兩山。設有墩臺炮火。中間水勢淺深。難以盡同。有人守之。彼豈敢冒險而入。去年之事。賊得黃榆溝之山。架梁而下。何曾由口而來。其去也。諸兵俱潰。始由潮河川古道門而出。潮河川爲通賊之路。而川口非進兵之所。但賊既由川而下。數里

之外大營已駐。然後分兵以登諸山。以攻各口。再有屬夷爲彼鄉道。沿山引嶺而來。則處處皆潮河川矣。其濶與狹。又何暇論哉。善守者設疑兵。據險阻。使賊不敢入山。然後纔言守墻。法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斯亦得之矣。

又謂城堡俱空。策必何如爲之。不久勞不傷民。空得實用。前件城堡之設。不但避虜。亦以防盜。但施無所序。反以勞民。處置失空。終無實用。且如薊州有一州城矣。一城恐不足以容衆。路遠恐不及以奔城。查照

地里遠近。人數多寡。于適中民多之地。建立大堡。東西南北。各修一堡。亦足矣。必須估計錢糧。奏請修理。庶不勞民。門禁鎖鑰。委官執掌。有警量撥官軍爲彼防禦。庶得實用。各該州縣。俱照此例。其所築堡城。務要高堅深厚。今泛然而築。茫然而守。是以堡爲陷。民之奔也。近日所築。各堡鎮撫。不暇及此矣。予設保止民夫以守之。且卑弱不堪。終非上策。至於腹裏築墩。此尤謬妄之甚者。何也。築墩于邊外。所以明其烽燧。瞭其向徃。以防胡于未入之先。今築墩畿內。殊不

知大虜既潰。墻而入。千山萬澗。諸將連營。尚不能堵。楊虞坡極言內地無墩之利害。欲民間祭之。焉  
截。而平川曠野。一墩之力。可借之。以成功乎。至於勞。避照計耳。非兵士賴之。以守也。  
費民力。尤爲不貲。築之已成。將誰爲守。守之有人。將  
誰爲戰。吁。腹裏者。尚借墩爲戰。而不知出塞北伐。仰  
借。何以爲戰乎。罷此役者。生民之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劉帶川邊防議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鹵

周 鍾介生叅閱

劉帶川書稿

書

劉燾

荅元老本兵議復河套書

議復河套

竊觀自古英雄之士成天下之務者必先于乘勢待時若時不可為也勢不可為也剽紙上之空談以隆

目前之空譽其不悞事者幾希嘗聞諸先達者曰河套可復也予亦曰河套可復也及至宦遊邊圉躬臨其地始知前日之談亦妄也何也知所以失河套則知所以復河套今之言復套者則河套失于何時城池失于何處險夷據于何方其失之之由自何而起則今日復之之策亦自何而始也若不考其失之之由而妄言復之之策成天下之務者果若是之疎乎今之謂河套之當復者是不量其時與勢也何謂之時九邊擾攘非國初犁掃之威百姓困窮無倉廩積

蓄之富此其時之不可爲也何謂之勢漢唐建都關  
中山河百二據形勝于前胡馬奔馳失險阻于後所  
以借黃河爲拒虜之地蓋以黃河之曲故謂之套在

受降城向在河外

漢家謂之河南地在唐時築以受降城而河套委在  
所急也我朝建都燕京去套甚遠視漢唐已屬所輕  
矣有之可也無之亦可也其套內神麟等諸郡遺址  
雖存不知荒廢于何年及考宋時西夏之地已爲元  
昊所據則河套已非中國所有胡元混一疆宇又何  
有華夷之別自我朝迅掃胡元捲幕北徙亦未嘗西

復河套而套中之地俱爲荒野之場原未建立城池

○但○上○朝○不○知○何○以○失○于○經○略○

安置人民彼時屬之夷乎屬之華乎皆未定也而延

綏鎮城自余肅敏始開之已去昔之延州五六百里

國初強勝皆牧馬套內而各營之草場舊地猶存每

遇河凍之時而北胡亦住牧于其間迨至春暖冰消

仍出套而去至酋長吉囊其勢漸盛河凍而來冰消

不去漸漸盤據于其中時爲延寧諸邊之擾河套地

原未自我朝失之今欲建復之之議者抑知其失之

之由乎否也果如今議舉行則天威所震就使胡

馬棄地而去。况河套之地。縱橫千里。建城置軍。抑將誰爲之守乎。秋高馬肥。安保其虜不復來。就使復之甚易。而守之甚難。况未必能復之乎。就使能復之而能守之。則河套之虜。肯投河而死。必北入雲谷。仍與俺荅合夥。吉囊兄也。俺荅弟也。勢必相連。今俺荅之虜。帶甲數萬。宣大已不能支矣。若使再益以吉囊之衆。其勢愈猖。不但爲雲谷晉陽之患。燕京可安枕而臥乎。是貽手足之患于腹心。置臣子之憂于君父。此其勢之不可爲者也。如河套果能復之。不復亦可。

也。而况未必能復之乎。就使能復之而能守之。是遷禍于近地。而况未必其能守之乎。雖然。開疆展土。帝王盛事。凡臣子力之可爲者。當畢力圖之。若不量其時勢之難易。而妄爲勞師費財之舉者。是豈經國者之遠猷哉。

荅諸老北虜乞貢市書

北虜貢市

北虜連年求貢與市者。非慕中華之義。畏中國之威。不過利中國之財耳。恐有限之財。不滿無窮之欲。將來歲歲而索之。不知可長繼乎。旣不可以長繼。則邊

方不可以長恃，既不可以長恃，則非禦虜之長策可知矣。予自在主事時，卽從事于宣大。彼時在宣府，則有總兵郤永，在大同，則有總兵周尙文，皆一時名將之選。初建修牆之議，胡馬出沒不常，而興工之防範難周。周尙文遣宋銀輩，始與俺荅私通，蓋欲借彼之勢，以鈐束諸夷，俟邊工就緒，然後絕之。原其初心，皆謀國之忠，無他志也。後虜犯宣鎮，犯山西，皆借口爲宋也尙文之指使。尙文懼，遂上入貢之策，蓋欲借入貢之名，以掩私通之計耳。虜人何嘗有進貢之心乎？此進

此卽吐番所云李令公召我

貢之名所由始也。後虜勢日強，群議沸騰，尚文懼，遂飲藥而死。繼之者張達也。達，勇將也，不與虜和，不久陣亡。繼之者陳鳳也。鳳亦不與虜和，胡馬果犯大同。鳳卽拿解至京師，再繼之者仇鸞也。鸞，非邊將也，怯于戰陣，備訪往事，則知和虜者生，背虜者亡。彼時貢例斷自宸衷，不敢再請鸞不得已，而獨爲馬市之說。此馬市之名所由始也。蓋馬市者，不過與虜相和，乃進貢之別名，亦非別有長策也。旣開之後，往往失利。該御史蔡朴題請，明旨甚嚴，邊臣始不敢爲馬市。



之議也。此皆已往之事，俱有案呈可據者也。後鄙人巡撫大同時，俺酋曾差通事以貢市請備言其不敢侵擾之利而予自籌之。四夷來王，帝王盛事，且免邊方殺虜之害，將士鋒鏑之危，其心非不欲也。蓋以虜人嗜利無厭，若明題爲例，一切撫賞之費，在虜人以爲應得之物，年年索求不已。歲歲增添愈多，數年之後，其財勢必有不可繼者。萬一不滿所欲，別生變詐，則以廢弛之戎馬而當猖狂之虜勢，其力必有不可支者。雲谷之地，乃虜人出沒之鄉。論者不曰繼之者

不能成其終則曰開之者失之于其始也况不能殺賊之禍小而通賊之禍大漢唐和戎俱有明徵所以北虜乞請至再不敢輕于奏聞者蓋以此耳豈敢執已見而別有平胡之上策者哉

上諸老阻咸寧侯仇鸞伐朶顏三衛書

阻伐三

看得三衛夷人陰懷逆謀勾引北虜去年長驅畿甸

搶掠人民罪已迷天法不容宥職等叨任地方久圖

剪除之計但傳聞互異查訪不的罪人未得豈敢輕

舉近據宣大報稱三衛夷人在虜中勾引形迹益彰

咸寧以樂虜无策借伐三衛以爲名耳不能出塞

北

罪惡難掩其聲罪致討委宜早定三但不知勾引之人

豈可一縣致討

係何酋長差遣近見諸夷伏自冬春以來沿邊一帶

送回被虜人二千餘名各開隘口俱無驚擾間有討

賞零騎亦未敢抗言求索彼中之事固難盡悉而順

逆之情尚真偽之未辯也遠爾進兵使所誅者非勾

引之人而勾引者未必誅不惟無以服彼之心抑且

有失羈縻之道結怨構隙關係匪輕職等待罪邊方

其得失利害請詳為謀國者陳之竊惟自古帝王

之制禦夷狄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蓋以犬羊畜之

皇明經世編

劉帶川稿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而已。今于宣大驕橫之虜。會集廷臣。議開馬市。不過保境息民。以示羈縻之術。尚且反復不常。費財不貲。今于百年羈縻已定之夷。復從而離之。此職之所以未解一也。先年邊臣有議復河套者。慮其招尤啓釁。況河套之害。不過全陝受其殃。而朵顏三衛之害。京師首當其禍。權其輕重。三衛之伐。甚于復套。在彼圖之于早。在此則不慮其終。此職之所以未解二也。總使三衛夷人畏威遠竄。大寧故地。盡爲我有。而設城置軍。立官遷民。將誰爲守。使守之無人。倘北虜入據。

其地則大羊雖遁而狼虎入室。此職之所以未解三也。朶顏三衛係祖宗以來進貢之夷。成法具在。擅難輕改。窮兵遠征。其棲止巢穴。未必盡除。雖陽順陰逆。而國體尚存。若逼迫投順。北虜明爲鄉導。年年近邊。騷擾該鎮。去京不遠。百里烽火日傳。神居震恐。此職之所以未解四也。及查口外山川險隘。進兵尤難。各虜原無倉庫城池。行逐水草。倘奔匿山林。我軍從何跟捉。且深入重地。糧運愈艱。使彼邀我歸路。則進退無策。况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勝之不



武不勝損威藩離自徹息兵無日此職之所以未解

五也如果大寧之地不可棄三衛之夷不可留在

大寧州古會州向為中國之地文皇以靖

祖宗時當先為之矣何待于今日矣乎蓋亦慮山深

唯借三衛兵力遂棄大寧安一特使宜之策非大

地冷五穀不生設鎮固易而養軍甚難是以假屬夷

等之必不宜復也時勢有未可

為外藩者豈無所見哉若不量其時勢之難易以倖

功于目前此本職之所以未敢輕議也伏乞 勅下

廷臣集官會議如果可行職等誕將 天威願為前

驅倘或滯碍未便豈可忘國家經長之慮哉再行宣

大總督鎮巡官員多懸厚賞務獲勾引賊人械繫前

來。譯審明白。然後聲其罪而伐之。不惟師出有名。足以發舒華夷之氣。且使虜自猜疑。亦失彼救援之門矣。至于問罪與師者。帝王之盛典。憤勇平胡者。大將之壯猷。度時勢。審机宜。使邊圉緝寧者。此又守土者之責任也。仰乞裁酌施行。

上元老軍前賞罰書

軍前賞罰

賞罰者。御世之大權也。其所以維持世道。奔走豪傑。惟不潛不濫。而後人以爲慶爲威也。自今日之賞罰。言之。間有勇謀之將。威鎮羗夷。使賊不敢南下。而牧

馬夫既無入境之虜寇。必無可奏之捷音。論功者不以爲彼人威遠之力。則加以彼處事緩之名。不惟錢糧馬匹請給惟難。而論功行賞。抑且斬獲無據矣。內有將領庸常。縱賊入境。間或斬其零騎。得其牛羊。殊不知邊內非賊可出沒之鄉。而牛羊不過中國擄掠之物。動輒隱情奏報。以叨重賞。且以爲該鎮多事。而錢糧馬匹給發無寧日矣。由是觀之。則賞者果有功乎。而不賞者果無功乎。下此則總督軍門也。斬殺之權。奉有明旨。必號令申于平時。殺斬行于臨事。則



人有遵守。罪有攸歸。今也不有約會之期。誰違吾之時。不有分布之處。誰違吾之地。飛符未傳。誰違吾之

戰鈞帖未下。誰違吾之守。時地之期不違。戰守之機

未定。殺斬可行乎。雖曰臨陣退縮者斬。戰陣不臨。或

憑于旗牌之傳報。或得于文移之訪查。其間聽聞不

一。疑信相半。死者不可以復生。而殺斬亦未可以易

行也。至于閱試兵馬。先之以門下之人。次之以官位

之尊。較射未周。而日以就暮。雖有韓岳隱于行伍。豈

能自達于上。賞不及賤。而抱藝于下者。反爲之喪氣。

矣。由是觀之。賞罰可行乎。抑未行乎。下此則總兵焉。至于養敢死之士。給應賞之人。原無合用錢糧。凡事仰給巡撫。其叅遊守備。又不必言矣。間有不才之將。尅軍士之月糧。減馬匹之草料。自揣其短。尚且不敢比其馬之肥瘦。較其藝之生熟。而况申軍令于臨事乎。賞罰不明。隱忍成習。將領之弊也久矣。惟將領之賞罰不明。軍士得以玩愒。惟軍門之賞不明。將領得以趨避。惟在上之賞罰不明。是故鎮巡得以因循。由今之事。無變今之俗。而欲強兵以威遠夷。恐勢有所

未喻也

示諸將兵法書

兵法

兵何爲而作也。蓋以軒轅破蚩尤而始有兵。兵以井田而起。界而分之則爲九丘。此丘之所以得名也。合而共之則八家同井。此八之所以得名也。丘八爲兵。蓋始于此。古人以兵爲讎。不曰兵而曰九丘八索。藏頭露尾。使達觀者自悟耳。所謂丘索者。卽兵書之別名。外傳以爲黃石公授子房者。此也。夫田以方授。兵以井起。一井卽一旅也。竝其中而筭之。卽九宮也。四

正爲正。四隅爲奇。正主于靜。奇主于動。正以應敵。奇以致勝。其動靜奇正亦因其勢以立名耳。假如東井一丘之兵。止可以應東面。欲南則爲東南一井所隔。欲北則爲東北一井所隔。其勢不得不靜。故以正名。東南一井之兵。驅之東則東。驅之南則南。其勢不得不動。故以奇名。推之四正四隅。其勢皆同。此奇正之所以由分也。及風后變而爲八卦陣。八卦者卽此八方也。後孔明演而爲八陣。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龍飛者。非左青龍乎。虎翼者。非右白虎乎。鳥翔者。非前

朱雀乎。蛇蟠者非後玄武乎。卽黃帝之八陣。特異其名以愚人耳。談兵不達其義。遂以天覆爲圓。地載爲方。繪而爲圖。註而爲書。附會其說者。無所不至。不亦厚誣人乎。至李靖變而爲六花。蓋用奇而不用正。左右空虛。又益以左掖右掖。名爲六花者。亦此制也。我朝四門陣法。蓋用正而不用奇。故立中軍一營。握奇于內。名爲五軍營。亦此制也。其大要不過四面八方。皆兵。而主將居中調度。古也。今也。其揆一也。原其所以立兵之制者。蓋以人之一身。其藝有五。心卽將也。

四體卽兵也。手奇而足正。足正而手奇。此一身之兵也。故變而爲五人。之伍。蓋以一身與人鬪。則人之攻我者。左右前後四面而已。我之所以應人者。亦四面而已。用三人則缺其一。用二人則缺其二。故必用四人以應四面。竝本身而算之。此五人所以爲伍也。本身卽心也。四人卽四體也。此一伍之兵也。由五人之伍。變而爲五十爲隊。二千五百人爲師。其義一也。此蓋兵家一定之制。經綸起自人心者。是故知一身之鬪。則知千萬人之鬪。今之用兵。或以二十爲隊。或三

十人爲隊。何所法乎。三千爲一營。分爲五哨。立五哨官制須與陣法相符。似也。而又立三千總。何所謂也。旣用三千

總。則一千總于一人。如古積卒之制。亦可也。而又雜以五哨官。則合總不能合哨。合哨不能合總。參差紊亂。分數不明。將兵者執此以求勝也。果可得乎。蓋心于手足者。一身之營也。中軍四哨者。一軍之營也。知一身之營。則知一軍之營。知一身之奇。正則知三軍之奇。正談兵易而用兵難。用兵易而臨陣難。况兵法能言者正也。不能言者奇也。正者一定之常法。奇者

隨機之妙用，故兵法教正不教奇，非不教奇也。蓋正可教也，奇不可教也。無兵不正，無兵不奇，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奇正者立名而已。神會而貫通之，在爲將者，隨機以應變耳，是豈談兵者所能預擬者哉。

答內閣宣大入援兵馬有無實用書

援兵馬

承問宣大入援一節，謹據實以對。嘗謂薊遼宣大皆邊方也，雖遠近之分有不同，而攻守之勢實相資，一鎮有警，各鎮策應禦戎之策，無愈于此，但調度失宜，是以坐糜糧餉，徇名忘實，查薊鎮大舉之寇，多自宣



大而來。虜入結聚。常在數十日之前。在宣大哨夜無

宜大與虜爲鄰邊堡之卒多有通虜者

不預知者。督撫止聞其聲。而邊堡無不知詳。凡有東

犯薊鎮的信。率多隱匿不報。幸其不入本境而已。是

以寧爲入援之兵。而不肯爲先事之報。其情何所爲

也。蓋以入援者不惟成他鎮追勦之功。抑且免本鎮

失守之罪。將兵入援。此亦宜大之所樂爲者也。連年

整入援之師者。不過徇其名以振其先聲耳。而入援

之實効恐亦臨敵之所難必者也。所以前疏欲行宣

大爲搗巢之計者。蓋欲預發其通虜之謀。以與其入

援之功耳。又恐人之所見不同，孰不曰門庭之寇，尚不能支，而欲選將出師，直擣長驅，投虎穴以建破賊之績，其言似乎妄也。殊不知搗巢者相之天時，酌之人事，搗其不備之巢，用其不用之兵耳。亦非如總兵胡鎮出邊邀擊之說何也。虜之入寇，我為主而彼為客，其地利皆軍士之所素熟者，尚不能以收一戰之功。而虜之精騎數萬，聚衆東行，在我出一旅之師，以邀擊塞垣之外，恐亦理勢之所未能者也。蓋以本職在大同時，沿邊貧軍往往願告盜馬劫營者衆，正兵

百千

亦云虜來行後行伐魏收越之巢耳並帝擊其

家所謂貪可使者此也。予之所謂用不用之兵此也。乘其春冬、胡馬羸弱之時。就令彼輩爲之。兵家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也。予之所謂搗不備之巢者此也。不煩兵糧之力。自可以坐收攻虜之謀。在上者不過張搗巢之令。以寒虜人之心。牽其內顧之情。而奪其長驅遠掠之志而已。在邊鎮則以功爲名。在薊鎮則以守爲實。庶彼攻此守。虛實莫測。聲勢相聯。以爲依倚。雖不入援薊鎮。實所預爲薊鎮援也。或者又曰搗巢固所以爲薊鎮援。而虜不免與宣大爲仇。又將知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平

何哉。此皆庸將俗吏之常談。借口支吾之拙計耳。而虜之不忘情于薊鎮者。誰爲之仇乎。去秋本職出雲中之貧卒。奪馬千匹。斬級五十餘顆。上谷出塞亦斬首一百餘顆。曾聞虜人有復仇之事乎。此又其明驗也。今諸邊各爲目前苟安之計。陰與虜合而陽爲入援。俟其虜聚而後爲之哨報。則其哨報亦晚矣。俟其旣入而後爲之應援。則其應援亦晚矣。且又不較中國之與胡虜。天時各有長短。人事各有強弱。地利各有險夷。坐守以待敵人之攻。俟其秋高馬肥。敵人恃

所長聚衆以爲攻，然後驅其弱卒，分散以爲戰，則其戰亦晚矣。不惟無益于薊鎮，抑且無益于宣大矣。况兵家之變態不常，虜勢之出沒不定，至于察虛實之故，決聚散之機，皆當事者臨時之經畫，又非廟堂之所能遙度而預定者也。今將前疏搗巢一款，再騰呈覽，伏乞行令本兵，早爲咨催，以觀彼中之動靜，則入援之誠僞，可得其槩矣。

巡視陝西三邊荅閣部分關鎮戰守書

分關鎮戰守

我朝建都燕京，據六合之上遊，倚萬山之重險，資東

南之財賦恃西北之戎馬密邇虜巢乃 聖天子自  
 將以守邊也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者其勢自  
 有不同惟其虜穴也近故其邊患也繁茲亦勢也是  
 故關鎮之分者定戰守之大勢為制馭之長策耳何  
 以謂之關也西自黃河偏頭關起由寧武歷鴈門越  
 倒馬達紫荆至居庸天壽山逶迤而北東至山海關  
河大邊內有兩關所以根重險也其後取勝大事  
 而止茲皆謂之關者據太行之險阻資諸山之重疊  
失而勢稍安矣關鎮互誨宜大山西為甚  
 設兵設將以守之蓋關者其門戶也關內皆有司地  
 方此關之立名所以主于守者此也何以謂之鎮蓋

以宣大遼東延寧甘肅地土人民遠在山口之外遷之則難移。棄之則不忍。胡馬之出沒不常。辟之妖魔爲災。故設兵設將以鎮之。明烽遠燧。彈壓其地。此鎮之立名。所以主于戰者此也。萬一胡馬大舉入寇。則各閉之兵。據守于前。各鎮之兵。尾擊于后。使彼腹背受敵。內外夾攻。彼將自全之。不暇。豈敢冒險入關。如蹈無人之境耶。此我朝建關設鎮之初意。萬世不磨之成規矣。繼之者不知關鎮之勢。不諳守戰之分。倡爲棄關守鎮之說。此宣大築邊之所由起也。殊不知

長城之設古為無策其在今日何以謂之有策乎是以修築益急而患虜日熾錢糧益耗而士馬益疲自創修以及今日幾四十餘年矣無一歲而不請修邊之糧無一秋而有修邊之効則其勢可知矣不但失戰守之勢竝其賞罰而紊之矣虜寇入關則能事者賄路通行猶得以倖免虜雖犯鎮則無力營求者緣此以罹罪惟閉鎮之勢不分則戰守之機未定戰守之機不定則賞罰之典不明是以邊將專務夤緣而忘戰守文臣專恃僥倖而鮮忠誠此邊事之所以目



趨于弊也。今之邊臣猶以修邊爲上策。蓋止知議修  
墻之工程。而不計守墻之士馬。有知計守墻之士馬。  
而不算守墻之錢糧。及至秋防。錢糧不繼。有墻無兵。  
則前工程盡棄矣。何嘗見有可恃之墻乎。茲欲洗相  
沿之弊。必須分關鎮之勢。關鎮之勢分。則戰守之机  
定。戰守之机定。而賞罰之典自明。慎斯術以往。而虜  
患不息者。吾不信也。故曰其患不在邊而在朝廷。

騎鎮專志子

至于薊鎮我朝建都之地。外無重鎮。惟倚山爲險。其  
塹山湮谷。勢所必行。蓋以都下安而天下安矣。此又

守此不易之策

未可以執一論也。惟在經國者審其勢而圖之。

駐守通灣再上本兵分布京軍書

連日通州設備已周。乘閑由東抵西。細閱都城地形。則京軍安營不宜去京太遠。何也。帝王之師。以全取勝較之外鎮。忽勝忽敗者。不同也。况胡馬之來。衆寡之數。尚未可以預知其在我之兵。強弱之形。亦可以預見。今不量多寡強弱之勢。而陳兵于數十里之外。如果虜少我衆。彼弱我強。則鼓三軍而竝進之。功收萬全。振中夏無敵之威。偕諸邊積弱之氣。此其策之

上者也。萬一彼強我弱，彼眾我寡，輕舉而妄動之少

凡虜入畿輔，擾兵京卒，皆不肯駐營京城之下，益。

有疎虞，則人馬奔潰，都城空虛，將誰為守？損威傷重

遠出有禦虜之名，而易于避敵近城，則退法之形。

為禍匪細，不如仍駐教場，內倚京城，外設險地，以京

○虛○上○舉○見○而○考○議○易○止○此○成○軍○所○以○為○功○揚○守○謀

城為糧道，以險地為外援，俟虜入境，如果眾寡強弱

所以被誅也

之形，其勢在我，相機成功者此也。眾強之勢在彼，則

外足以自守，內足以護城，未有大兵屯營未散而胡

馬敢冒險以攻城者，所謂堅壁不動者此也。且胡馬

志在虜掠，退歸亦速，俟其諸鎮之兵既集，則前鋒有

恃，京軍亦隨營策應，所謂擊其惰歸者此也。藏虎豹

三月 臣上 前 劉帶川稿 分關戰守二 平露堂

在山之勢。收京營居重之威。此都下用兵之道也。若不量衆寡強弱之勢。乃浪言陳兵于數千里之外者。不知何所見也。